

馬寅初

电视小说

张波 著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序

同道为朋，非以功利相结。知音，诤友，心有灵犀，神交意会，以道相导，不经意中已走进对方灵魂深处。历时短长变得无足轻重。

这正是我在杭州结识剧作家张波后的体味。

至今难忘。与张波步出钱塘门，留连断桥，徜徉苏堤，泛舟湖上，凭吊岳墓的种种。西湖天下景，所谓“朝昏晴雨，四时皆宜”。最宜人处，是从“秀色迷人归不得”的天公妙笔中，回眸昨日西湖的沧桑变化、人事兴衰。

西湖美景，叹为观止。步移景换，举步妙趣生，有景皆存史。她是一部浓缩于湖山深处的历史，足使游者寄兴其中，啼笑心底。倘若不是张波兄弟相伴，哪会有如此美的饱餐，魂的震颤。

我深深敬服他如数家珍似的历史追述。正史、野史、典故、逸闻，一番经营，娓娓道来，似真似幻，情趣盎然。张波丰厚的积累，出色的表达，尤其是独特的历史感觉，自西湖归来，使我刮目相看。

剧作家张波，应大笔挥洒，定位于历史题材。赢得优秀历史剧作家的荣名，将是当之无愧——我相信。

返回京城，认真读了他的大型电视连续剧《绝唱汉武宫》的初稿。事件纠葛的复杂性，人物关系的复杂性，角色心理结构的复杂性，纳入他的笔端，有序不失于简单，深

沉不流于晦涩，奇崛远避了唐突。外在的情节线，内在的欲望线，错综交织，出奇制胜，腾挪跌宕，脉络清晰。其处理历史题材，可谓驾轻就熟。

远在1987年创作了戏曲剧本《莫道不销魂》即《李清照》之后，从此登堂入室，把历史的开掘、自我的开发化为历史精神的华章，推向了高台，流播给观众，他的历史剧愈来愈为戏剧界所关注。此后创作的《霍光废帝》、《雍姬怨》、《汉文皇后》、《大汉女使》、《魂断汉宫》、《汉武之恋》等，大多在省内、国内获奖。有的剧本被移植于其他剧种，有的则远出国门。张波的历史剧作悄然突破了地域与剧种的局限，金波鼓涌，荡漾开来。

去年，八集越剧电视剧《秋瑾》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，反响强烈。铁板铜琶，慨当以慷。使鉴湖女侠形象，抖擞身躯于风烟乱处，在生死界上唱出了爱国主义最强音，足令须眉俯首，巾帼扬眉。这出戏获得了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全国戏曲电视剧一等奖、牡丹奖一等奖、全国爱国主义戏曲电视剧大展播一等奖、飞天奖一等奖等。每一类奖，都各有自己的价值取向，评判标准。足证《秋瑾》一剧，有着顾此不失彼的全方位的成就。

清人刘熙载称：“史记叙事，文外无穷”。表明传统的历史，多是人的历史行为的描述，历史现象的实录。史家的评述，不过是道德评价与历史规律的归纳。与客观世界同样丰富多的人的主观世界，人的心灵规律，即文外无穷处，往往为旧史家所忽略。

综观张波历史剧作，他抓住历史流程的结穴处、闪光

点,在历史真实的规定性中,努力探索、把握和呈现的是历史人物的心灵奥秘。写戏要深,重在内心。心灵撞击心灵,使当代观众从他的剧作中足能获得不同程度的启示。

张波写历史剧,总是站在当代意识的高度,把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部作为切入点,用整个心灵与笔下人物沟通,并参与历史,参悟历史,深化历史的必然性,升华历史的偶然性。从而结构出不拘古、不诬古、不媚今、不惑今的艺术的人生方程式。我正是在解读张波几部剧作方程式过程中,而大胆地做出了上述的判断。

张波才思敏捷,我更赞赏他的勇于进取,不断超越的精神。这部八集电视连续剧的文学本《马寅初》是他执着于艺术,从舞台转向银屏的一次飞跃。也是他创作思想的一次提升。

马寅初,虽然已走进历史,他的人格力量、科学论断、人文理想,在当代的历史进程中,仍然闪烁着光芒,引发着思考。

在江总书记“弘扬民族文化,振奋民族精神”的号召下,张波敏感地抓住这一敏感的题材,表现出了他的胆识和自信。

这部电视小说,并没有回避矛盾,而是让马寅初在中流击水,浊浪沉浮。作者不纠缠学术的是非、历史的责任,把一系列事件作为引线,走进历史的纵深,马寅初心灵的纵深。张波重塑出的“这一个”活生生的马寅初,他,成为了民族文化的特殊载体,民族精神的生动具象。

在两个时代、两重天地里,马寅初曾是黑暗王国的叛

逆，为迎来大地辉煌，他敢用生命撞坍天宇。在新中国他是当然的主人，以补天为己任，背倚着地狱之门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

张波以正剧的结构，悲剧的命运，喜剧的结局，为真善美催生，为生活隐患报警，讴歌了社会主义祖国，张扬了不朽的民族精神。

张波在作品中，摒弃淡化主题、淡化情节的流弊，抓住人物的意志冲突、性格冲突，推动情节发展。又无不在历史的框架里，主题的观照中。可是，他又不以情节取胜，而是直中见曲，淡中有味，突出的是人物之魂。多种人物之魂，构成的光谱，我以为就是《马寅初》戏魂的所在。

张波是学者型的剧作家，故能积之涓涓，泄之浩浩，无“戏说”之浅，无“乱侃”之俗。

张波是有历史责任感的剧作家，握笔千钧，从不苟且，为时为事而作，仿佛钱塘潮涌，他敢向涛头立，轻忽一己。

张波为人真诚、坦荡。这是我生命意识中多彩的诱惑。这或是我俩永恒友谊的发轫处。

无论做人、做事，止于至善者绝无。善攻己过，自知所短，不肯自恋自恕，方可超越自我，赢得绵薄成就。与张波促膝相对，常以此互勉，这或可为“同道为朋”小注。

篇幅有限，无从细论，时间紧迫，草草成篇，言未尽意，意有偏颇，汗颜收束，且为序。

中央民族大学教授 李佩伦

《猛士歌》

江南有猛士，
天铸硬骨头，
对敌为雄狮，
对我为诤友。
铁胆斗腐恶，
热肠论人口。
南山之石或可移，
真言不改因无谬，
最是雪压青松日，
孤军苦战犹未休！
烟云过尽是非白，
已是几度春与秋！
今日呼唤民族魂，
百年奋起在神州！

人 物 表

- 马寅初 字元善,浙江嵊县人。1882年6月24日生。
- 陈 毅 初出场时为上海市市长。
- 邵力子 字仲辉,浙江绍兴人。1882年10月生。
- 黄炎培 字任之,江苏川沙人。1878年生。
- 王仲贞 马寅初夫人。
- 阿 惠 马寅初女儿。
- 阿 本 马寅初儿子。
- 孔祥熙 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。行政院长。
- 刘佳茵 女,重庆大学学生。
- 许同志 《新华日报》负责人。
- 小 廖 《新华日报》记者。后为《新建设》编辑。
- 袁主任 国民党政府经济官员。
- 赵处长 国民党军统工作人员。
- 吴团长 国民党宪兵团长。
- 李培潮 息烽集中营副官。后为农民。
- 冯 农 字稷家,浙江嵊县人,1884年生。解放后任嵊县副县长。
马寅初老友。
- 林秘书 男,浙江大学校长办公室秘书。
- 宁思明 马寅初得意学生。
- 江隆基 北京大学党委书记。后调离。
- 安 方 马寅初秘书。
- 陆书记 北京大学新任党委书记。

侄 儿 马寅初之侄。

黄阿灿 嵊县乡下农民。

黄菊花 黄阿灿之女儿。

康 生 党内“理论权威”，中央文教小组负责人。

张部长 马寅初故乡干部，后升为县委负责人。

刘建国 县委某部干事，后为小学教师，20多岁。

重庆大学教授、学生、贵宾。

浙江大学教授、学生。

上海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学生……

北京大学教授、学生……

乡干部，乡亲父老，农民，社干部。

侄媳，孩子……

人大代表甲、乙、丙、丁……

国民党特务、特务行动组长、军警、集中营看守。

批判者甲、乙、丙、丁、A、B、C、D。

护士，苏联女教师。

黄阿灿妻。

黄菊花丈夫。

各报记者。茶房。贵宾。民族资本家。

教育部长。省长。总理保健医生。

派出所所长。司机。

康生秘书。

马寅初父、母。

第 一 集

〔嘉陵江。

〔航船、纤夫、号子……

〔浓雾笼罩着的山城。码头、石级、滑竿……

（字幕）1939 年春，重庆。

（1）四川省银行，三楼客房，日。

〔一位身材魁梧的中年人正在伏案疾书。文章题目是：《提议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》。

（字幕）马寅初，字元善。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教授兼院长。

〔马寅初在继续写作，画面映出：

日军侵略者在疯狂烧杀掠夺……（资料）

难民、乞丐、伤兵……（资料）

豪华轿车内达官贵人，挟着艳女，在市区疾驰兜风，路旁的醒目标语：“一滴汽油一滴血”……（资料）

灯红酒绿的舞会……（资料）

〔马寅初神色严峻，越写越为愤慨，文字变作声音：

（马寅初画外音）……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危急关头，凡我国民，为了抗战理应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然而有些所谓“上等人”，既不出钱，也不出力。还要利用手中的权力、财力囤积居奇、高抬物价，牟取暴利，发国难财，真正可恶之极……

〔突然，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凌空响起。一时喊声、哭声、骂

声、奔跑声、关门声混成一片。银行工作人员及客房内客人也纷纷夺门而出。

〔一位客房服务生满脸惶恐，一边喊着：“还有人吗？”“快跑呀！”一边匆匆依次锁好各客房之门，慌乱地逃了出去。马寅初被反锁在室内，毫无觉察。

〔马寅初推窗往下一看，但见满街是争先恐后、拥挤践踏逃向简陋防空洞之人群，不禁叹息。（资料）

〔马寅初继续坐下来写作：

（马寅初画外音）……更有几个做了大官的所谓“上等人”，一个握财政之枢纽，一个执金融之牛耳；一个当财政部长、中央银行总裁；一个当行政院长、中国银行总裁，他们操纵银行、倒卖外汇，大肆投机聚敛黄金美钞，将我中华之经济命脉操在手中，使我抗战军费匮乏，民众生计困顿，其贪污误国之罪远在汉奸之上……

〔日机飞临重庆上空，狂轰滥炸，（资料画面）。而地面防空火力之声稀疏。

马寅初 （愤慨叹息）政府无能！政府无能！

〔轰炸声中，马寅初镇定自若，继续写作，文字清晰可见：……要求政府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征收临时财产税，把他们发的国难财拿出来充公。先从几个大官开始，他们就是——

〔马寅初略一停顿，然后重笔写下“宋子文和孔祥熙”字样。他浏览文稿，颇有吐出鲠骨之感。

马寅初 （自语）对，就从宋子文和孔祥熙开始！

〔时钟鸣响，他惊悟，急看桌上之请柬。这是某经济团体举行的演讲会请他去作演讲的邀请，显然时间临近，他连说：“糟糕、糟糕”。急忙收拾文稿动身。谁知房门已被反锁。他连忙呼喊，无人答应。

〔时轰炸高潮已过，但警报尚未解除。马寅初喊人不应，无计得出，十分焦急。见时钟飞转，益发坐立不安。

〔他千方百计寻觅出处，见窗口离地面不太高，且一楼有物可以缓冲、承接。惶急间突发奇想，忙以被单连接作为长绳系腰，爬出窗口自悬而下。

〔马寅初行将着地，正在自得，忽因体胖而绳断，落地摔倒。

〔重庆大学学生刘佳茵及学生甲、乙匆匆奔来，见状大惊，急救护。

刘佳茵 啊！老师，你咋整的啦？

学生甲 老师，我们在社交会会场等你不到，急都急死了，便来找你……

学生乙 教师，你脚都摔破了！

刘佳茵 老师，我们送你到医院去，今天的演讲会就不要去了，我们去通知他们——

马寅初 （淡淡地）笑话，说好了的，怎么好不去？快些搀我起来！

〔空袭警报解除。

（2）重庆社交会礼堂。日。内。

〔这是某团体组织的演讲会，半官方性质。听众多为经济界、银行界、新闻界中人。新华日报记者小廖及大公报、扫荡报、中央日报记者均在座中。

〔组织者袁主任焦灼不安，不时看表。神秘的赵处长悄然坐于一隅。

〔刘佳茵等搀扶着马寅初进来，马寅初竭力掩饰腿伤，谈笑如常。袁主任如释重负。会场一阵欢腾。

马寅初 （拱手歉笑）对不住，对不住，兄弟迟到了！

〔袁主任急忙恭敬地引马寅初上座。

袁主任 (兴奋)诸位,今天我们万分的荣幸,请来了蜚声中外的经济学大博士马寅初教授!(众人鼓掌,)诸位,神圣的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。经济战线的支持是万分的重要,我国之财政经济状况究竟如何?政府的战时经济政策究意如何?是诸位及社会大众亟需了解的。今天就特请马寅初博士为大家指点指点!马先生请!

〔马寅初开始讲演,热烈的掌声。〕

(3)社交会礼堂,会场外走廊。日。

〔赵处长阴沉沉莫测,踱出会场,在此谛听着会场内的演讲。〕

〔会场内传出马寅初洪亮的声音:“……把他们发的国难财拿出来充公,先从宋子文和孔祥熙开始!”〕

〔会场内又爆发出热烈掌声。袁主任满头大汗,惶急而出。〕

袁主任 赵处长,真没想到,真没想到!

赵处长 (冷笑)马寅初是袁主任的老朋友么!这下可帮了政府大忙了——孔院长那里,袁主任自去回复喽!(快步离去)

袁主任 (心慌)这、这……

〔演讲结束,众人簇拥着马寅初一瘸一拐出来,热烈交谈着。〕

职员甲 马先生讲得真精彩,真透彻。

马寅初 过奖、过奖,兄弟只是讲了实在话。

职员乙 马先生讲出了我们想讲又不敢讲的心里话。

马寅初 (笑)既然有话,总要有人讲出来,哈哈。

一记者 (挑衅性地)马先生是立法院财经委员长,请问马先生方才言论是否与政府一致?

马寅初 (严正地)兄弟早就声明,要逐渐与立法院脱离关系,立法院不代表马寅初,马寅初也不代表立法院,马寅初只代表马寅初!

小 廖 (尊敬地)马先生,我是新华日报记者小廖,我赞成先生的讲演,特向先生表示敬意。

马寅初 (说有兴趣地)嗨,新华日报,廖小姐,年轻有为呀!

小 廖 马先生,能否将先生之演讲在本报公开发表?

马寅初 好咯,好咯,这些事情是要让大家都晓得的。

小 廖 谢谢马先生。

〔众人与马寅初继续交谈。小廖和刘佳茵对照演讲记录稿。

(4)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办公室。日。内。

〔孔祥熙面前摊着一张《新华日报》,上有醒目标题:《马寅初昨讲演,主张对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》,孔已在上面对了不少红线。

〔赵、袁诚惶诚恐,侍罪而立。

〔孔祥熙在接电话,神色恭谦。

孔祥熙 ……喔,委座也知道啦!

……说我们四大家族么,仿佛中国的事情是祥熙与子文我们弄糟的,笑话……是,是,给共产党宣扬出去不好。好,好,我等会就到。(搁电话,对袁)。你怎么找马寅初去演讲?你与他往来多年,他的嘴巴你难道不知道?

袁主任 (苦笑、惶恐)我原意是叫他以经济学角度说明政府战时经济政策,不找他找别人又不行,别人没有号召力,谁知他……

孔祥熙 糊涂!糊涂。你也算经济界一方诸侯,对政界的事还是不懂!

赵处长 院长,马寅初公开污辱政府负责官员,应依法予以处置,是否可……

孔祥熙 (不屑、斥止)怎么处置?益发糊涂哩。马寅初其人,吃软

不吃硬，我是知道的，我与他还是美国耶鲁大学前后同学哩！他又是中国经济学社的社长哩，而我只是社员。哈哈，对他么，还是有办法的。

赵处长（疑惑）办法？

孔祥熙 公开骂政府的人，无非是希望引起政府注意，注意他的才干胆识，注意他的号召力影响力而已，说到底是希望政府给他一个较高的地位罢了。哈哈，这也是一条终南捷径么！

赵处长（讨好）院长英明，不过这个马寅初有些难弄，听说去年委员长在林园召见他，原想任命他做驻美大使，他却一味推却——

孔祥熙（打断、笑）世上的人，送钱不肯收，是钱不够多；送官不肯当，是官不够大哩！我还从未见到过真正不愿意做官的人哩！这回，我亲自和委员长去说。

（5）重庆，沙坪坝，重庆大学教员院，马家。内。

〔马家客厅、简陋，狭窄。〕

〔袁主任坐待已久，马寅初夫人王仲贞在陪客。〕

王仲贞（敷衍地）袁主任，真对不住，他到现在还不回来，让你久等了。

袁主任 不要紧不要紧，我们是多年朋友了。

王仲贞 是否请袁主任先回去，改日叫他去拜访你。

袁主任 不，不，还是我等他，等他。

王仲贞（歉笑）那么，袁主任请喝茶，孩子读中学要回来，我可要——

袁主任 夫人自便，夫人自便。

〔王仲贞离座做起家务来，厨房山响，烟雾呛人，袁主任坐立不安，但仍硬撑着等。〕

〔马寅初急匆匆地回来，进门便喊。

马寅初 (兴奋地) 仲贞，你看我买到了什么？上好的米线干，虽然比不上我们岷县的榨面。但终究有点像——哟，有客人呀！

袁主任 马先生，你回来了，叫我好等。

马寅初 (笑) 呵，难得难得。袁主任今日登门，是不是叫兄弟再去演讲呀？关于向发国难财者征收临时财产税的事，兄弟还有话说。

袁主任 (尴尬地) 马先生，演讲自然是要请的，但今天来是有大喜事告诉马先生。

马寅初 (来意已明，故作惊喜) 嗨，有大喜事？大家同喜，大家同喜！

袁主任 是这样，马先生。委员长和孔院长都非常敬仰马先生的学问才干，当此国难当头之时，想请马先生多为国家出力……

马寅初 (笑) 袁先生如今是孔院长麾下红人，今日请明示兄弟：这力怎么出法呀？

袁主任 委员长和孔院长的意思，想请马先生赴美国考察经济，以便日后为我国战后经济复兴作指导。赴美考察经费及一切手续自然不用马先生操心，夫人亦可同行。马先生意下如何？

马寅初 (直截地) 不必费心，兄弟不去。

袁主任 马先生是做学问的人，机会难得呀！马先生是不是再想想——

马寅初 (大声) 兄弟留学美国十年，对美国经济已十分了解，兄弟的博士论文便是《纽约市的财政》，哪里还用得着去考察？！倒是中国的经济千奇百怪，发国难财者花天酒地，出力抗战者食不果腹，兄弟真是越来越不懂了，要在重庆好

好考察,哪里也不能去,袁主任,你说有没有道理啊?

袁主任 (强笑)马先生不肯出国,与抗日军民共赴国难,爱国热忱可敬可佩!委员长曾有明谕:若是马先生不肯出国,便请马先生出任财政部长或中央银行总裁,以整饬我国战时经济。因袁某人与马先生来往多年,都是经济学界中人,因此孔院长叫我等先来征求马先生意见,倘蒙答允,委员长即明令任命……

〔马寅初忽然爽朗大笑。袁僵住,王仲贞不知发生何事,急自厨房出。〕

袁主任 (小心地)马先生,方才之事,意下——

马寅初 (一本正经地)承蒙委员长看得起,让兄弟做财政部长,中央银行总裁,这自然是好,日前,康泽先生也曾这样说过,只是可惜呀可惜,兄弟没这福气。

袁主任 这是从何说起?

马寅初 (手指王仲贞)喏,兄弟内人娘家是新昌乡下种田的,没有留学外国、会说外国话的姐妹!(轰然大笑)

〔袁哭笑不得,慌忙告辞。〕

王仲贞 (担忧地)宋子文、孔祥熙是皇亲国戚,你把他们得罪了,有得麻烦了。

马寅初 不要紧,我有办法。

(6)马寅初书房。

〔马寅初铺纸作书,他写下了《严正声明》四字,然后款款写道:一、……我绝不去美国考察;二、我要保持说话的自由……要逐渐同立法院脱离关系;三、……有人想封官许愿要封我的嘴,不让我说话,这办不到……〕

〔邵力子由王仲贞陪着进来,王仲贞正欲开口,邵力子笑视阻止,静观其《严正声明》。〕

- 邵力子 (情不自禁地)好!
- 马寅初 (警觉)哟。仲辉兄何时进来的? 仲贞怎么也不告诉一声? 真是失礼得很。
- 邵力子 (笑)哎,元善兄,你长我半岁,应是同庚。你虽生长于嵊县,祖籍却是绍兴小皋埠,与我老家陶堰咫尺之遥,称得上货真价实的同乡同庚。客居在外,老乡相见,理应直来直去,何必客套呢!
- 马寅初 不错、不错,老乡见老乡,两眼泪汪汪。仲辉兄方才喊“好”,想必是赞成兄弟这三条声明喽!
- 邵力子 我可没有这样说。
- 马寅初 那你喊什么“好”?
- 邵力子 哎,我是称赞老兄字写得好!
- (两人会意,相视而笑。)
- 马寅初 仲辉兄真是吃政治饭的,说出话来四平八稳。难怪委员长前年叫你当中央宣传部长。哈哈,也算御前大臣呢!
- 邵力子 (自嘲)惭愧惭愧,邵某人官运不济,当了十一个月,便当不下去了,只得挂冠辞职。
- 马寅初 (笑)谁叫你办事不力呢! 委员长叫你审查《鲁迅全集》文稿,巴不得叫你从字眼里挖出几颗燃烧弹来,好借口禁止出版。谁知你这位糊涂部长,也不知是真糊涂假糊涂,胡里糊涂一天之内便审查完文稿,批准出版了。这样的宣传部长还有何用? 哈哈。
- 邵力子 元善兄莫要再取笑了,邵某今日登门拜访,是衔使命而来。
- 马寅初 (警觉)使命? 莫非仁兄亦为委员长说客乎?
- 邵力子 说客不敢当,特奉友人差遣,送礼而来。
- (邵力子从提包中取出一小坛绍兴腐乳。)
- 马寅初 (惊异)绍兴霉豆腐?! 唔,正宗、地道。此珍品也,仁兄从